

话说唐李寿石椁

何正璜

曾有许多人，在历史上并无建树，甚至并不能载入史册，却由于其墓葬的殊异，而在逝世千年以后，竟大显其名，这种例子实不少见，李寿便是其中的一个。

李寿，字神通，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，在隋末的遍地烽火中，也曾提戈跃马，峥嵘了一阵子，被“成者为王”的李渊授封为淮南王。

李寿其人，既是皇亲，又是新贵，但胸狭识浅，颇欠高雅，如贞观元年太宗李世民对各功臣评功授爵时，他就曾争名争位，讨了个没趣，就这么个李寿，在匆匆的历史过客中，确实不太可能留名于后世的，但是他的墓葬自从被发掘出土以来，却像放出了一只彩色凤凰一样，使人为之另眼相待，李寿也就出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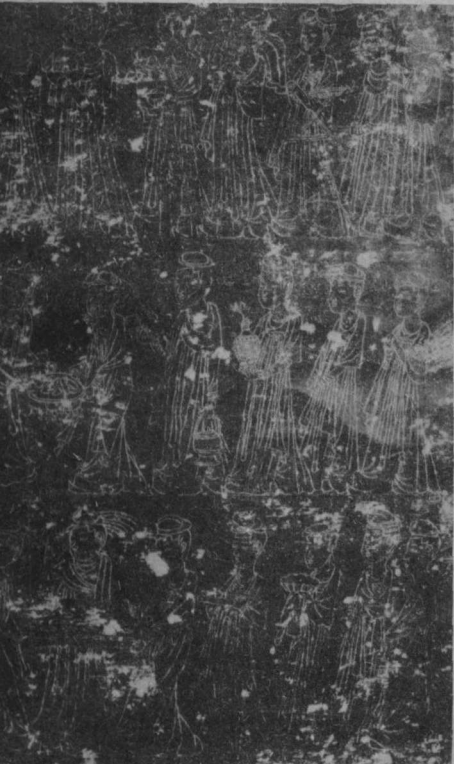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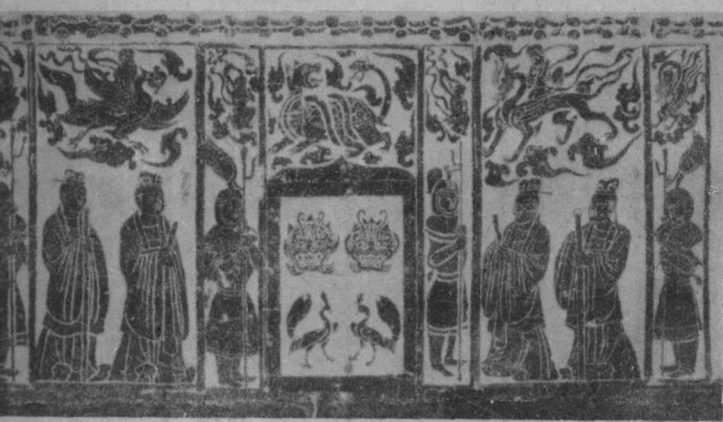
李寿墓在陕西三原县，邻近其兄李渊的献陵。他墓中的壁画，富有乡土气息生活意趣，他的墓志作龟形，也有异于他人所有。这些且不说，单是他的一套石椁，就已是一件唐代很有特色的艺术珍品。

李寿石椁的外形和其它唐石椁相似，都作建筑物状，只是较其它石椁在正面多开一合活动的小门，谁来出入？用意不明。石椁的外部装饰，不同于一般是采用细线刻画，而是应用减底平雕手法，显得特别朗阔雄壮。其内容也不同于一般刻的是多姿的宫女，而是雕刻了排列整齐衣冠人物，有捧笏的文臣，有拄剑的武将，还有执戟的卫士，人物的比例刻画得适当，仪态轩昂，服饰清晰，这样布局，使李寿颇称“王”的气度。在这些人物的紧上边，还雕有威严的朱雀、矫健的行龙，身有双翼咆哮而来的飞虎以及龟蛇交缠，两首相向鸣叫的玄武，他们都吞吐云朵并驾行于云朵之上。他们的动态是如此的令人目眩，试看这只完全正面的朱雀，它两足骄恣地撑立一只正面的龟背上，不但羽翼头毛，光华缤纷地向两边耸披开，而且刻工还在两边加刻了对称的大朵云彩，如冕，如翅，更助长了朱雀的威势。看来从汉代相沿下来的“四神”，在李寿石椁上还占据了重要地位。其中朱雀本是代表南方、吉祥、

前进、胜利的神，但是一般的朱雀形象，如孔雀，如凤凰，多是侧重表现它的美丽，而像这么威风凛凛、气势凌人的朱雀，则较为少见，在四神的两边，还各刻有骑在龙、虎、朱雀背上的仙人，他们翱翔在云层之上，卷曲的飘带表达了风向和速度，也助长了翩然的动势并使这一组独立图案更趋完整。以上这一切都汇集在李寿石椁的外部，不论是人、神、动物，都被刻画得简如剪影而神采奕奕，互相间的组合又是那么的缜密和均匀，下层的现实社会中的“人”和上层神话世界中的“神”，和谐地布置在一块石板上，形成了动与静、飘逸与稳重，人间与天上的强烈对比，使整个画面在完全相反的调子中统一起来。试从拓片看，效果只是黑白的，可是由于花纹的华丽，错觉会让人有五彩纷呈之感。不仅如此，而且由于“天上”部分的形象特别生动，令人如闻龙吟虎啸，加上线条交错飞舞，耳边仿佛响起了音乐抑扬之声。

石椁外部如此，内部又是如何呢？原来细线都使用在这里，这里才是各司其职的宫女们的荟聚之地哩。这是一队伎乐，他们每人手上都执有不同的乐器，有笙笛排箫，有琴瑟琵琶，可以想见合奏起来，紧丝缓弦，是如何的悠扬动听。这是一队舞伎，她们在正表演扬袖抑腰的妙曼舞姿，舞袖长拂，舞姿翩翩，李寿虽已长眠石椁中，但乐舞不息，也足慰寂寥了。不过仅是轻歌曼舞，又怎能生活呢，于是又刻了多组的侍应宫女，她们捧上了各种必需的用品，有我们能认识的，也有不知名的，总之是很全备的、周到的，这应是死者生前豪奢生活的写照，也可能是刻绘者依照旨意为李寿作最周密的安乐设想所命题的。这是一批过去美术史上不多见的仕女画，我们今天能欣赏到这批佳作，是值得庆幸的。这些线细如游丝，婉曲而潇洒，可以想见当年唐代刻工在这些石板上用刀锥作画时运腕之流畅自如。

石椁的里外都装饰了，在接近地面的石椁座台上也应点缀一下吧，那么，流行的十二生肖正好刻饰在这里。在今天看来，这才更是线刻艺术的精华，



李寿墓石椁平雕

- ① 石椁背面 ② 石椁外面局部
③ 宫女(杂役)线刻 ④ 伎乐线刻
⑤⑥ 石椁台座线刻

刀凿在这些佚名的动物画家之手中创造了艺术奇迹，试看看这头肥硕的大黄牛，是著名的秦川牛吧，寥寥几笔，不仅勾画出了牛的外轮廓、画出了牛的体积、体重和行动的慢度，而且刻画出了牛的驯服、耐劳、倔强的性格，一根线不虚设也不多余，令人感到牛的可爱。再看看这只狗，它耳尖目锐，腰细腿长，狗和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动物，人们可以相信它在追捕猎物时的敏捷和保卫主人的忠诚与机警。余如猪有多笨，马又有多骏，在刻工的腕下一类一类地分别刻出了准确的体形和特有的习性，而又都是用线不多，好像是随手勾画的几刀，可是这几根简单的线，则是功夫和才华的汇集，非轻易可得。特别令人感到新颖悦目的，是每个动物小小范围中的背景，山和树竟能这样画！但又居然这样画

了，而且效果上取得了成功，这种手法，可给我们以启发。

造型美术，贵在创新，但创新不是凭空而至的，是在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。李寿石椁上的装饰艺术是画，也是刻，从其成就上可看出它是有源之水。例如石椁外部平雕的技法和四神形象，在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可以找到它的踪迹，仙人飘带的密集飞舞，可看出是来自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绘画和雕刻中的表现手法，最接近的有河南巩县石窟顶上的石刻飞天形象，那些动物身后的山树背景的刻法，可在北周时期的墓志边上，找到相似的图景，宫女伎乐们修长窈窕的风姿，在隋代俑人中也能找到她们的影子，总之，李寿石椁是汇集了好多前代的精艺，并揉合生活中的感受而“创新”出来的作品。



上(唐)李寿墓石椁外部平雕 (一七五×三四八厘米)
 下(唐)李寿墓石椁侧面平雕 (二八一×一七二厘米)